新京报
2012年2月13日 星期一

调查 INVESTIGATION

A08–A09版采写
本报记者 甘浩 张永生
石明磊 韩宇明

京城节后“用工荒”困局

企业加工资难招打工者，专家称求职放弃“北上广”趋势增强

人才市场冷清，用人单位着急，招聘会出现“粥多僧少”，春节后的北京凸显“招工难”，特别是低端产业人员紧缺。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主任宋晔表示，结构性用工矛盾突出，家政、服务业、制造业等一线岗位仍然缺工。有专家认为，北京出现的“用工荒”有特殊性，是低端产业人员生活刚性成本迅速增加，与收入福利涨幅较小，两者矛盾导致的结果。从根本上解决“用工荒”，需要政策和市场综合调节优化。

2月11日，虎坊桥人才市场，两名女子举着招聘牌子，但少有人问津。春节后，北京出现“招工难”，“用工荒”。 A08—A09版摄影 本报记者 尹亚飞

人才市场内，男子拿着招聘单子，露出无奈的神情。

“真邪门了，人都哪儿去了？”2月10日，赵公口人才市场，徐平生将一厚沓空白的《应聘意向表》撮进袋子。揭下背后的招工广告，他不甘心地探出头向门口张望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

2月11日，北京西站南广场，河南信阳的张华星出站就被几名招聘者围住，“干保安不，不交一分钱，马上签合同，当天就上岗。”

张华星第三年来北京，他有一份每月2500元的工作，但这次是来收拾行李顺带辞职的。

“在北京，我这样的体力打工者，像被掐住了脖子。”

他说，准备去郑州打工。

招聘市场 “就像冬天卖冰棍”

赵公口、雍和宫、虎坊桥等地的人才市场，都有徐平生撤出去的人，每天几乎等到人才市场关门才收摊。

徐平生供职一家设备公司，这次招聘60人，十几天下来只招到不足20人。

在他看来，缺口最大的低端岗位最不好招，“普工月薪2500元，也不算少了，但就是招不上来。”徐平生想着已经超支的人才市场场地费等，“你看看，这人才市场有几个人来，跟冬天卖冰棍有啥区别？”

虎坊桥人才市场的进门口，贴着京客隆朝批商贸公司的招工广告：跟车送货、仓储工人，转正后工资3200元。

“各工种缺约百人，好几天才招了二三十人。” 京客隆朝批商贸公司招聘人员说，每年春节年假后，老员工流失、业务量增加造成的员工紧缺是常态，“但没有像今年这么难招人。”

西城区人才市场大门外，一名招工者坐在面包车上，向路过的每个人打招呼：“干不干保安，立刻就签合同。”看到少有人停下脚步，他干脆喊起来，“正经招保安，不是骗人的。你身上不用带一分钱，不用怕被骗。”

北京西站、六里桥、丽泽桥、莲花池长途客运站，往年此时大批扛着行李的打工者都来此找工作。

如今，多名在寒风中搓手跺脚的招聘者也和徐平生一样纳闷，“返京打工潮没有了？找工作的人都哪儿去了？”

虎坊桥人才市场丘姓主任称，该市场以中低端劳动岗位招聘为主，往年初七、八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赶来求职，“今年人少了很多”。

近期北京两场大型招聘会，也出现“粥多僧少”的现象。一次是1849个招聘岗位，220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；另一次是4100个招聘职位，558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。

用人单位 “用工荒”下亏本倒闭

除了人才市场、车站等地，满大街都是贴着招人广告的店铺。

“涨两三百块钱工资，还是招不到人。”西城区白纸坊一家川菜馆的老板说。他身后玻璃窗上贴着“招工启事”，囊括了餐馆所有岗位。

作为用工大户的环卫部门，“用工荒”现象更为明显。

“今年缺口大，招工更难。”东城区环卫五所刘书记说，该环卫所目前有100人左右的空缺。环卫工作脏苦累，每个月拿到1600元到1700元的工资，外来打工人员也不愿意干。

人手不够，一些环卫工作只能转包给民营保洁公司来做。目前，东城区环卫五所的工作辖区内，就有两家民营保洁公司承包了两条街道的清洁工作。

事实上，民营保洁企业也承受着“用工荒”的压力。

邱先生是亦庄一家外资企业保洁工作的负责人。他说，春节后由于用工紧张，他所在的保洁公司一直亏本经营。

邱先生负责的该项目，满编13人，月薪1500元左右。春节后，只有4个人回来工作。打电话问其他人，都不愿意回来，“不是在老家发展，就是去别的城市了，加薪200到300元都不来。”公司为了留住项目，只能花钱从中介公司雇了7个人工作，每人每天支付110元的费用，“是我们自己人工薪的两倍，公司肯定亏本。”

面对春节后的“用工荒”，有点儿实力的公司希望“挺过这一段”，有些小公司则面临关门的风险。

东城一家快递公司的老板王先生，春节过得“很憋屈”。

“快递员过年都不回来了。”王先生说，年后人手不够，都是自己上门取件送件。本想再招几个人，一打听现在各快递公司都缺人，工资都三百五百地涨，“我的公司小，快递员的工资太高，我养不起。”

（下转A09版）

责编 耿小勇 图编 杨杰 美编 俞丰俊 责校 王春然